

纷纷**世事**无穷尽，茫茫天数有因循。
天心难测问民心，为官为宦细**思忖**。

流

民

叶舟 ■ 著

皇

帝



流民皇帝

LIUMIN HUANGDI



叶舟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民皇帝/叶舟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6. 01
ISBN 7-80726-259-1

I. 流... II. 叶...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903 号

流民皇帝

作 者: 叶仁宗
责任编辑: 陆 翌
封面设计: 邹小工 陈双喜
内文设计: 古 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dph.net>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10 千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7-80726-259-1/I·44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01 (市场营销部) 87734639 (总编室)

引子



纷纷世事无穷尽，茫茫天数有因循。

天心难测问民心，为官为宦细思忖。

这首绝句不晓得何朝何代何人所撰，虽只有短短二十八字，却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历史上朝代兴替、存亡继绝的一般规律。谁要不信，就看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史实吧：秦二世失却民心，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始皇帝创建的基业就垮塌了。汉高祖刘邦来自民间，知道顺应民心，偏能以弱胜强，打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到了东汉末年，帝王将相们违背民心，又闹出一个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混乱世道。后来



“三国归晋”，晋廷司马氏集团取得了中国大地的统治权。晋武帝司马炎在政治上安抚蜀汉官民，军事上消灭了东吴政权，经济上推行一系列罢兵息民、限田减赋的政策措施……受尽兵灾战乱的老百姓才总算过上了几天太平日子。

时在公元二六五年至二九〇年之间，就是史学上所谓的“太康安乐”时期。

黎民百姓最懂得“知足常乐”，一家人只要温饱不愁，添丁增口就成了特大喜事。可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李雄的诞生，却把全家老少折磨惨了。

产妇罗氏，芳名淑媛，是略阳郡临渭县李大老爷的正娶夫人。淑媛出身于板楯世族，自幼练武习拳，熟知刀枪剑戟，自然也算是生龙活虎的女中豪侠。淑媛生头一个儿子李荡，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清晨，若依接生婆估算的产期，还差将近一个月哩！那天清早，罗氏起床舞了套长剑招式，还想骑马出外蹿一蹿，突然腹痛发作。她趑身回房，还没来得及躺到床上，那婴儿已经迫不及待地钻出了产门……

这次是生第二胎，按常规该比头一胎更顺当的。谁知却完全弄颠倒了——肚子里的小东西折腾了三天三夜，疼得当妈的要死要活，他就是不肯钻出来嘞！产房外，身为父亲的李特急得跺脚。哪怕你在地上跺出几个坑窝来，那小东西不愿出来他就不出来哩！

李特字玄休，时任略阳郡府的杂号将军。他身長八尺^①，敢作敢为，被江湖道上的朋友称之为“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的“镇山虎”。围在李特身边的妹子和三个弟媳眼看着大哥急得团团转，众人想帮忙又无从帮起，只好你一言我一语地不时劝慰

^① 尺：晋制，一尺约今24.17厘米。



几句。可是，那些不关痛痒的劝慰话，哪能抵得住产房内时不时传出来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呢？镇山虎心急火燎，真像是困在笼子里发威的老虎，再凶再狠，又有啥子用噢！

产房内，三个接生婆围着阵痛中的产妇，一个在点火烧化催生符，一个又在罗氏的相关穴位上扎银针以止疼催产，还有一个则弯腰曲身，焦心地观察着宫缩和产门的动静。淑媛已经筋疲力尽，三天三夜的折腾，换了别的弱女子，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

突然，产妇感到一阵剧痛，随着“啊——”的一声惨叫，她便疼得晕过去了。

淑媛恍恍惚惚的，看见自家房院上空升起两条彩虹：红、黄、橙、绿、青、蓝、紫，七色相映，美轮美奂。倏忽间，一道彩虹拦腰断开，随即无影无痕了。另一道彩虹升到半空，竟化作一条粗长的蟒蛇扑过来缠在她的腰间，而且越缠越紧，淑媛被缠得快要窒息了。她憋足一口气，“哎呀——”一声嚎叫，从幻觉中惊醒过来。她听到了“嗯呃、嗯呃”的初生婴儿啼哭声……

李特大惊大喜过后，给新生儿子取名叫：李雄。

这是发生在西晋泰始十年（公元二七四年）二月初二的往事。往事如风，抓不着，留不住。罗氏淡忘了李雄出生时三天三夜的阵痛折磨，却怎么也忘不了吓醒自己的那个怪梦。至于梦兆暗示些啥子名堂，她反而懒得去猜想了。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蜀道难行	(1)
第二章 星黄者王	(17)
第三章 风云变幻	(33)
第四章 杀使劫诏	(48)
第五章 翻云覆雨	(66)
第六章 白虹贯日	(83)
第七章 火烧石亭	(99)
第八章 得道多助	(115)
第九章 招狼引虎	(131)
第十章 督还流民	(147)

第十一章	官逼民还	(163)
第十二章	童子营歌	(179)
第十三章	将计就计	(195)
第十四章	斗智斗勇	(211)
第十五章	李特斩子	(227)
第十六章	流火七月	(244)
第十七章	结盟遇袭	(260)
第十八章	将星陨落	(276)
第十九章	黑云压城	(292)
第二十章	辉煌一搏	(309)
第二十一章	筑坛拜将	(325)
第二十二章	剑拔弩张	(341)
第二十三章	左右开弓	(358)
第二十四章	妙计连环	(374)
第二十五章	三进少城	(391)
第二十六章	覆巢之下	(406)
第二十七章	巴蜀一统	(422)
第二十八章	决战前夜	(439)
第二十九章	引蛇出洞	(455)
第三十章	众志成城	(471)
后 记		(487)



第一章



蜀道难行

公元二九六年，也就是西晋元康六年的隆冬，关中大地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寒风挟着鹅毛大雪狂怒地扑向山川原野，凝住了山麓间的枯枝败叶，掩埋了战场上的残肢白骨，也覆盖了沟边路旁的饿殍遗骸……朔风在呼啸，大雪在肆虐，饥寒交迫中的“流民”在瑟瑟发抖。

清晨，流民搭建的帐篷里钻出一个中年汉子。一看那身长八尺的块头，就晓得他是曾任杂号将军的李特。古人的名和字号是有区别的，士族出身者多用单名，正式场合如拜帖、奏章上方可使用；平辈交往只可呼字，陌生人交际则用号。如果有人直呼别人的姓名，那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所以，李特其人姓李，名特，

字玄休，江湖上则称他为“镇山虎”。

“镇山虎”抬头向西望去，定军山东麓的山坳间、岩湾里，星散着难民避风的帐篷，冰雪覆盖之后真像一个个硕大无比的白馒头。想到馒头，李特的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肠鸣声，好多天没尝过馒头的滋味了！

自从上半年匈奴人郝元度、氐族人齐万年先后起兵反抗朝廷，战祸蔓延到关西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赍（cóng）巴族人就开始了逃难的流浪生活。现在，十余户被时人蔑称为“流民”的六郡难民被扔在这汉中郡，自己和族人则困在南郑（今陕西汉中市西南）郊外，任由暴风凌虐、暴雪欺侮，真叫人气恨不过！

“哼，真是天怒人怨！”李特卷紧长袍，漫无所指地嘀咕一句，随即展开拳脚，练了一通捕虎拳法。

这捕虎拳法是赍巴男女必须学会的基本功夫，“不会捕虎拳就不算赍巴人”。

据老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典故：在先秦昭襄王时，秦、巴、蜀、汉四郡常有白虎为害。昭襄王诏令全国：谁能消除虎害，就封谁为四郡侯爵。赍巴族人的远祖胸（qú）忍、廖仲药、秦精等人用巴山产的白竹制成弩箭，射杀白虎；又在狩猎中总结出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的拳法。最终驱逐了白虎，消除了虎害。谁料到昭襄王也会食言耍赖，将“封侯”的诏命改为“要复”（减免租赋），给了赍巴族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①的特殊待遇。于是，赍巴族人拥有田地十顷以内不纳租，男丁娶妻妾十人以内免缴口算税，也就不受田产的约束，可以射猎为业，四海为家。

^① 算即口算：晋时按人头征收的口算税，成年人年交一百二十纹钱。





然而，四海为家的賁巴族人历来是既被官府利用，又被外族歧视的群体。他们的先民散居在渝水（今嘉陵江）流域、巴山一带的巴西、巴东、宕渠、涪陵等郡。因为賁巴人的头帕装饰呈两弓相叠的形状，俗称叫作“弭（qiáng）头虎子”，古字“弭”从二弓，会意为两弓相叠，倒也有些形象。另外，賁巴族人习惯以杂木板作楯牌，又被外族人称之为“板楯蛮”。到了汉代，汉高祖利用賁巴族人攻城掠地，平定三秦。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复命“板楯蛮”族的罗（或“卢”）、朴、咎（zǎn）、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其余族人“岁出賁钱口四十”。这个“賁”字，就是根据巴族语音而造，称赋税为“cóng”，上缴绸布称作“賁布”，税钱也叫“賁钱”，族名也就改称“賁巴族”，官府的文书中则称之为“白虎复夷”。

李氏虽在“板楯七姓”之外，却系先秦封的世袭酋长，就是代代相传的部落领袖。李特的先祖讳虎，原籍在巴山西面的宕渠郡（今四川渠县境内）。当时，天师道教主张鲁盘踞汉中郡，李虎因为族人信奉道教，便同板楯七姓商妥，带领五百多户賁巴人迁移到汉中投靠张鲁，李家则定居于汉中杨车坂（今陕西汉中市以北）。后来，魏武帝曹操打败张鲁，攻占汉中，李虎不得已率族人归顺曹魏。李虎被拜为将军，賁巴族人则北迁到略阳郡^①，李家一族定居临渭县^②。而今，为了躲避氐、羌兵乱，李特又带领賁巴族人流离失所，被困在这狂风暴雪中的难民营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硬是叫作“又冷又饿，日子难过”。官府却不管不顾，当地居民还蔑称他们为“流民”。

李特每当想到或听到“流民”这个受人歧视的名称，就会

① 略阳郡：晋略阳郡辖今甘肃清水、秦安、通渭等县。

② 临渭县：晋临渭县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南。



心跳加速，血涌上头。他收住拳脚，从腰间放下长袍的前襟，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心里头气愤的情绪却压抑不住——老子我远的不说，祖父是曹魏时的将军，父亲李慕官拜“东羌猎将”，好赖也是东羌校尉^①帐下的射猎将官。到了自家这一代，兄弟五人讲文习武，各擅专长，哪个没有一身安家立业的真本事？可是，而今却落到戏文里唱的“拖儿带女去逃难，风餐露宿受饥寒”的境地，眼下又遭遇这十年少见的雪暴，积雪压得简陋的帐篷“吱吱”作响、摇摇欲坍；瑟缩在帐篷中的男女老少忍饥受冻，无助无望。现在怎么办？今后往哪走？

这个火烧眉毛的现实难题，使李特的激愤心情又添加了几分愁烦，不，应说十分的愁烦。李特身为賚巴族的首领，又受六郡难民的拥戴，并经过六郡大姓的代表们推举为“督帅”，虽然既无禄银，又无官印，却身系六郡难民的一番信赖、一线期望！他绕着自家的帐篷踱步深思：眼前哪个办？今后朝哪走？

“孩他爹，回来喝口热汤羹。”李特听见帐篷内妻子淑媛的吆喝声，连忙答应一声“晓得了”，躬身撩开棉布幔门，低头钻回帐内。

帐篷中央放了一条小炕桌，正中空着李特的座位，正妻淑媛大大咧咧地跪坐在上手，庶妻云巧则毕恭毕敬地跪坐在下手。桌上的汤羹热气腾腾，飘散着棒子面炖老白菜的香气。

李特进帐，云巧立即起身帮他脱去长袍，掸去头帕上的雪粉粉。淑媛却嘀咕道：“哼！冰天雪地的，练哪门子拳脚哟？”

李特恭顺地瞟了淑媛一眼，“几十年的习惯，改不了咯。”一边说一边端起碗来，呼噜呼噜地喝完了玉米汤羹。旁边的一妻一妾也改变了往时在李府食不出声、笑不露齿的习惯，大口大口

① 东羌校尉：官名，主管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军政事务。



地喝完了各自碗中的汤羹。

李特禁不住打趣道：“子曰：‘衣食足然后知礼义，’确乎有些道理！这不是嘛，值此饥寒交迫之境地，淑媛不淑、云巧也不巧了。”

淑媛姓罗，本是板楯七姓的第一大姓，身为李特嫡妻，又为李家生了李荡、李雄，自然就有些女主人的神气。她接过丈夫的话头，故意盯着云巧，问道：“哎，妹子，李大老爷咬文嚼字地挖苦咱姊妹俩不淑、不巧。你说说该怨哪个，该怪哪个？”

云巧姓上官，也是六郡大姓上官家的闺女。李特在一次狩猎中受伤，恰巧遇到上官云巧出手相救。在上官家养伤期间，李特与云巧渐生真情，以致未婚先孕。热恋中的帅哥靓妹得知有了爱情的硕果，便只好不顾一切地禀明双方父母，虽然几经周折，好在终成眷属。上官氏自愿尊罗氏为正妻，自己甘为庶妻，并为李家生下了孙儿李始，李特替长子取字伯敬。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上官氏却始终默认自己的身份，在丈夫和罗姐面前低眉顺眼，从不争风吃醋。

云巧一听罗姐的问话，心里明白淑媛的弦外之音。她不敢得罪罗姐，又不愿伤着夫君，就假意装成老学究的腔调，一字一顿地回答道：“之、乎、者、也、矣、焉、哉——”连说七个毫无意义的文言虚词，逗得李特和淑媛捧腹大笑。

夫妻三人正在说笑，帐幔掀开，钻进来三个愣头小伙子。

李特抬头一看，正是李荡、李雄、李始三兄弟，便收住笑声，问道：“三弟兄一齐来请安？”

先进帐的李荡本是行二，年满二十四岁，比李始小一岁。因为荡儿是淑媛生的，按历来嫡庶有别的惯例就成了李家的长子长孙。他见父亲问话，一边和李雄、李始一道鞠躬行礼，一边回答说：“阿爷，蜀郡来人带了一封三阿叔的家书。”

赿巴族人称父亲为“阿爷”，生母为“阿娘”；阿爷的兄长称为“阿伯”，弟弟称为“阿叔”。李荡所说的“三阿叔”，就是李特的三弟李庠，字玄序，工韬略，善军阵，现在益州刺史赵廆（xīn）帐下任威寇将军。五弟李流，字玄通，好书史，懂稼蓄，曾在雍州府衙任过东羌督（官名，即东校尉的部将）。五弟李骧，字玄龙，更是个能文能武、能屈能伸的角色。李特之兄李辅，字玄政。李家五兄弟：玄政、玄休、玄序、玄通、玄龙，江湖上称为“李氏五玄”。

而今，李氏五玄中的四玄都在难民营中苦撑苦捱，走投无路。

李特拆开三弟的家书，心头突然一亮——巴蜀之地乃“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赿巴族人的发源根基在那里，难民们的生存希望也应该就在那里！

他一拍大腿，“好！回到老家去！”

李荡兄弟和淑媛、巧云不知他想说啥子，一个个惊詫莫名地傻愣着。

李特轻畅地呼出一口长气：“你们三个小伙子瓜兮兮地站着干啥，快去分头通知，请板楯七姓和六郡大姓的代表，到我这帐中议事。”

李家弟兄连家眷、仆从，计有一百多号人，除李庠远在益州城之外，其余人等都在难民营中。李家的三十多顶帐篷围成一圈，中间搭了一座议事大帐。李特吩咐管事李含准备茶水，逃难路上只有清茶可以款待各姓代表。

“板楯七姓”的代表住处相对近些，所以也就先到大帐。首先进帐的是李特的妻兄罗肃，他钻进帐门，擦在手上的帐幔还没来得及放下，便急匆匆地埋怨开了：“老弟，天寒地冻的，商量





啥子事噢！”

“景文兄，你早！”李特一边招呼姻兄入座，一边神秘地回答：“今天要商量的，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接着，其余六姓的代表也先后进得帐来——朴强，字知礼，瘦长的个子像根旗杆似的。咎成，字仲平，敦敦实实的，很像一个杀猪匠。鄂然，字道兴，个子不高又挺着一个大肚子，一副城府颇深的神态。度达，字平安，与他人相比个子显得矮了些，身高至多也就六尺吧。夕阳，字天成，一副乐天派的神态，即使在逃难的路上忍饥受冻，仍然是笑口常开，他人未进帐，“哈哈”笑声已先到了大帐之中。最后进帐的是龚旭，字富禄，此人沉默寡言，颇有心计。

七姓代表到齐以后，互相问候、寒暄，有说有笑，这边抱拳那边还礼，忙活一阵方各自入座。大家急于知道“议事”的内容，不约而同地将眼神集中到李特脸上。

李特清了清嗓子，说出一通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各位贾巴兄弟，你们可知朝廷有一位御史大人姓陈，讳寿，字承祚的吗？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大人可不简单啦，年轻时在蜀汉朝中做过东观郎、秘书郎、黄门侍郎等官职。蜀后主降晋以后，陈寿又被晋武帝拜为著作郎，现任治书侍御史。”

众人听完这段话，谁也闹不清楚“督帅”要议的是啥子公事，只好静待下文。

只有“杀猪匠”咎成憋不住话，他大声嚷道：“嗨——陈老汉当啥子官，关我们六郡难民的屁事！”

罗肃也是急性子，顺口骂道：“你才是屁急哩！听督帅往下说嘛！”

李特扬了扬手，止住两人的争吵，继续说道：

“陈老夫子写了部史书，叫作《三国志》，而今奉诏在洛阳

家中进行抄录。其中有一篇《蜀志》就和我们逃难人众的前途命运有关，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咯！”

众人虽是似懂非懂、倒明白不明白的，却又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

李特正要往下讲，六郡大姓的代表也陆续到来了。依次进帐的代表是天水郡的阎式、略阳郡的赵肃、扶风郡的何巨、始平郡的李远、武都郡的上官雷、阴平郡的姜孟。

板楯七姓的代表算是主人家，自然就忙着起身招呼入座，又乱了一阵子方才坐定。十多个汉子围成一圈，帐中央燃着一盆木炭火，人多火旺，大帐内也就显得不那么寒冷了。

李特请大家安静下来，直截了当地提出议题：“六郡难民十多万户，眼下困在这定军山下、南郑城郊，面临冻死饿死的威胁！我们既被推举为六郡难民的代表，就有责任为大伙儿找出一条活路来！所以，有劳大家计议计议，看看眼下哪个办？今后朝哪走？希望在座各位弟兄来个‘竹筒倒豌豆’，把话全都倒出来。”

这个议题早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六郡难民几经议了又议、想了又想，可就是没人拿出过好主意。现实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六郡代表和板楯七姓代表面面相觑，真像那哑巴吃海椒——辣在心里，说不出来。还是天水郡的阎式脑子活泛，他从六郡督帅的话音中品出了一些潜在滋味，便起身抱拳回道：

“玄休兄深受六郡难民的拥戴，督帅有何打算就当众宣布，不必浪费时间议来议去！”

李特无奈地笑笑，轻声说：“既然众位弟兄谦虚不语，我就只好直言不讳了。”

众人屏住呼吸要听下文，帐篷中一片寂静，只剩木炭烧裂的





“哗啵”声和火苗窜动的“吡吡”声。

李特挺身站直，朗声讲演开了。

“当朝治书侍御史陈祚祚老先生撰了一部《三国志》，书中记有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刘皇叔三顾茅庐时，孔明先生献计献策的那段话：‘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各位兄弟回味回味，我们若能入蜀求食，不就有条生路了嘛！”

听众中“板楯七姓”的祖先来自巴蜀，或多或少听过一些天府之土的风物传说；而六郡大姓的代表从未去过巴蜀，只听说蜀道之难，难于上天，鸟道悬崖，栈道连云，绝壁飞瀑，猿猴难攀……于是乎，在座诸君没有一人敢说“赞同”的话。当然，也没有哪个愿意立即表示反对。

李特见众人没有多少反应，定睛扫视了一圈，见到的是些疑虑和诧异的神情。他脑筋一转，改变语气继续陈述：

“各位弟兄不了解巴蜀，请容我详细说说。巴蜀之土古为益州，土地肥沃，尤其是成都附近的平原地区，自古号称富庶的粮食仓库。两汉兴盛时期，益州人口超过百万户、五六百万人，占到全国总人数的十分之一，粮食还有余裕，输入关中赈灾济战。到了今时，据我家三弟、现在益州赵刺史帐下任威寇将军的玄序家书所述，三州总计现有人口不到三十万户、口算不过百万之数。大家可以默算一下，就这个人口差额就比我们这群难民总数大过几倍，难道不足以让我们吃饱穿暖吗？！”

一席话，惹得众人心中一热，禁不住三三两两地议论开了。

常时沉默寡言的龚旭长于心算，略略盘算过“小九九”，已是心中有数。他见众人叽叽喳喳地瞎议论，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道：

“益、梁、宁三州沃野千里，良田万顷，容纳我们这十余万